

辨僞叢刊之

朱熹辨僞書語

白壽彝輯點

朱熹辨僞書語

白壽彝編集

辨僞叢刊之一

樸社出版

朱熹辨僞書語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一千冊）

實價大洋四角



著者 朱熹

編集者 白壽彝

出版者 樸社

印刷者 北京書局

總發行所 樸社出版經理部

總經理處 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北平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

序

辨僞書的事，是老早已經有的了。漢書藝文志於文子等書，就稱其出於後人底依託。此後顏師古柳宗元等也都有些辨僞的話。但在漢唐的時候，辨僞書的人畢竟是太少了，辨僞書的人所辨的僞書也有限。到了宋朝，這種事情才算比較地活潑起來。如歐陽修之辨易繫辭，王安石之疑春秋，鄭樵之攻詩序，汪應辰之不信孝經，葉適之不信管子晏子，差不多辨僞書的事已成了一種小小的風氣。在這種風氣裏，朱熹底收穫最多，只就這一個小冊子裡所輯得的說，他所辨的書已達四十種。

朱熹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收穫，除了時代的關係外，約有三個原因：
第一，朱熹是在小孩子時候就喜歡發問題的。黃幹朱文公行狀說：

『先生……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正誼堂本黃勉齋集卷八，頁一，後面。）

黃義剛記朱熹自述：

『某自五六歲時，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甚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甚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應元書院本朱子語類卷九四，頁十二，後面。）

像他所問的這種問題，在普通的小孩子中間也是常有過的，不算希奇；但他這樣地肯『思量得幾乎成病』却是極不易找。他這一點懷疑的傾向，以後隨着年齡增長起來，成爲他治學問的一種態度。在六十多歲的時候，他還告訴葉賀孫說：『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

寢食俱廢，乃能驟進。」（語類卷十，頁二，後面。）

第二，朱熹讀書，是主張專一的。他說：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澈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李杞錄，語類卷十，頁二，後面。）

「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潘時

舉錄，語類卷十，頁三，前面。）

他自己就是有這種讀書的習慣的，「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楊道夫錄，語類卷一〇四，頁一，後面。）他這種習慣，可以說，已養得很堅牢了。

第三，朱熹所感到的學術興趣，方面頗多。在他初為學的時候，固然「

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葉賀孫錄語類卷一〇四，頁七，前面）禪道文章，楚詞兵法，事事要學。包揚錄語類卷一〇四，頁十，後面。）

到了後來，他的學術興趣集中了，他的中心思想已經有了，他所致力的學術仍舊是不限於一方面的。對於哲學，他所用的精力自是特別地多，但在歷史方面的著述——通鑑綱目——是在四十三歲的時候完成的，在文學方面的著述——楚詞集注，辨証和後語——是在七十歲的時候完成的，這些也都是很吃力的工作。從這裏，我們就可看出中年和晚年的朱熹，不只沒有停止了他的多方面的發展，並且他的多方面的發展差不多都能達到相當的高深程度。這頗可使我們想像朱熹底博大——他在當時所擁有的知識的豐富。

本來一件虛偽的事或物，在一個博學者底眼中，是較易露出破綻來的。

他見過的多了，聽過的多了，懂得的多了，他在過去積累了許多的知識，可以拿來分析或比較當前的事物。雖是這當前的事物對於他或者是完全生疎的，但只要他對於這事物底關係者能多明白一點，則這件事物底原形——至少是一部份的原形——就立刻呈露了。朱熹有了博學的本領，他可以從許多方面得到暗示，他可以從許多方面探獲工具。就這一點，偽書就很可能在他面前失敗了，他的辨偽書的成績就已經可以比較地多些。更加以他的懷疑精神，根本不預先存一個信仰的成見；他的專一工夫，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剝審問：於是，一批批的偽書更不得不血肉狼藉，尸身橫陳了。

朱熹辨偽書的方法，他自己曾告訴過袁樞說：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

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真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答袁機仲，四部叢刊，影明本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八，頁五，前面。）

這一段話，就是他辨僞書的方法論。所謂「義理之所當否」是就理論方面說。所謂「左驗之異同」是就証据方面說。

在理論方面，朱熹所應用的，是根據常識來推測。如他所說：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到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萬人傑錄，語類卷七八，頁二，前面。）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

歸之溺，決不是閑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
不知何氏錄，語類卷一三七，頁一，前後面。）

這都是因為關於這些書底來歷的傳說和一般的經驗不符，因而對於這些書底真僞發生問題的。

在證據方面，朱熹所用的約有五種。如他說：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膝璘錄，語類卷十九，頁十六，前面。）

這是因確知作僞者是誰，而知其書爲僞書的。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不知何氏錄，語類卷七八，頁一

一、後面。）

這是因一書底內容與歷史上的事實不符，而知其書爲僞書的。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著，但說是孝之效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林賜錄，語類卷八二，頁二，前面。）

這是因一書中的思想與其所依託的人之思想不符，而知其爲僞書的。

『如「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出來，全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所湊出者。』（黃營錄，語類卷八二，頁一，後面。）

這是因一書中的內容之抄襲湊合之迹顯然可見，而知其書是僞的。另外，從文章或詞句上，朱熹也辨別出書底真僞來。如他說：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蠹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

六朝時文字。』（黃義剛錄，語類卷七八，頁八，前後面。）

這是從一書之文章的氣象上，知其書僞的。

『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嘗示予以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

始復驚異，以為世界自有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贗本也。……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象文象，玄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不知「也」字處

未，則止字爲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偽書，而尙不識其體製，固爲可笑。

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遂至於僞真也耶？」（書張

氏所刻潛虛圖後，文集卷八一，頁十，前後面。）

這是從一書之文章的體製上，知其書僞的。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

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書麻衣

心易後，文集卷八一，頁十三，前面。）

這是從一書所用的詞句上，知其書僞，並能斷定其作僞的時代的。這幾種

証據，有時朱熹只應用一種或兩種，有時應用到兩種以上；但同時用五種証據去辨明一書的，差不多沒有。

朱熹辨僞書的方法，無須諱言地，還很幼稚；他所有的辨僞書的話也大半過於簡單。但所謂幼稚，是和後來考証學發達起來時的情形比較而言的。在當時能提出一種辨僞書的具體方案，並能應用這樣多的方法的人，恐怕還是要推朱熹爲第一人了。他辨僞書的話雖大半過於簡單，但在簡單的話裏，頗有一些精采的見解，給後來辨僞書的人不少的刺激。

朱熹是曾想作一部書，專門辨僞書的。他在孝經刊誤附記裏說：

『孔叢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

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文集卷六六，頁八，前後面。）

大概因爲終於沒有閒暇，這部書畢竟沒有著出來；他辨僞書的話只散見於文集和語錄裏。所有在文集和語錄裏的話，我已努力收集；也許可以說，它們已全收在這本小冊子裏了。

這本小冊子所採用的書，有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晦庵先生文集和別集，同治壬申應元書院刊本朱子語類，及正誼堂本詩傳遺說。採輯各條，都注明所見原書卷數、頁數及頁之前面或後面，和原文題目或記錄者姓名，並加標點符號和分段。原文有專論僞書的，則全行採入；有是偶而涉及僞書的，如與文義無礙，則只採取這幾句話；有因係答人疑問，非載原來問題不能使文義明白的，則連原問一併採入，而於每段原問低六格寫。還有些話，並

不一定要辨明某書是偽書，而是訂正傳說之謬的，因與辨偽書的性質有幾分相近，也一併收入。語錄中，朱熹話裏往往攙雜着記錄者底話，而朱熹底話在這時候又不當分段，則將記錄者底話，用括弧括其兩端，字體仍與朱熹底話所用字模大小一律。編次的方法，略依舊日的四部分法，沒有採用甚變新的意見。

這雖是一本薄薄的，而且並不怎樣費我自己心思的小冊子，但當我尋找材料的時候，是在細心地讀着朱熹底原著，是在細心地找尋着，總還不是一本臨時湊成的東西。這一點忠實，我是敢向讀者表白的。

編這小冊子的動機，是顧頤剛先生提起的。黃子通先生曾迭次催促它的完成，許地山先生給它題名子。我對三位先生都敬致謝意。

二〇，九，一八，白壽彝於北平。

朱熹辨偽書語
序

朱熹辨偽書語目錄

歸藏	一
易龍圖	一
正易心法	二
書	一
書古文,書序,書孔安國傳	一一
書解義	三六
尚書全解	三七

書集解 三八

詩 三八

詩序 三九

禮運 七二

保傳 七三

春秋 七四

春秋左氏傳 七四

春秋公羊傳, 穀梁傳 七七

春秋繁露……………七八

孝經……………七八

中庸義……………九八

論語十說……………一〇〇

孟子疏……………一〇〇

通鑑節要……………一〇一

世本……………一〇二

東坡事實……………一〇二

指掌圖……………一〇三

孔叢子……………一〇四

中說……………一〇八

省心錄……………一一〇

握奇經……………一一一

管子……………一一二

潛虛 一三

子華子 一五

黃山谷帖 一八

琴志 一八

龍城雜記 一九

石林過庭錄 一九

談苑 二一

維摩詰經	一一一
楞嚴經	一一二
傳燈錄	一一三
陰符經	一一四
列子解	一一四
龍虎經	一一五
呂祖謙集	一二七

皇宋文鑑……………一二八

警世圖 競辰圖……………一二九

雜論

(一) 關朗易傳 李靖問對 元經……………一二九

(二) 正易心法 關朗易傳 書序 書孔安國傳 春秋繁露

玉杯 子華子……………一三〇

採引書版本……………一三二

朱熹辨僞書語 目錄

朱熹辨僞書語

歸藏

續集卷二，頁二五，前面，答蔡季通：
有歸藏否？有，即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口只是僞書也。

易龍圖

語類卷六七，頁三五，前面，劉礪錄：
龍圖是假書，無所用。康節之易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有

用處。

正易心法

文集卷三四，頁十八，後面，答呂伯恭：

……世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人所造。嘗見之否……

文集卷三七，頁四一，後面——四二，後面，答李壽翁：

……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嘗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

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

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

本卷後題跋之人。初亦忘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爲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秘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贗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爲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汪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

文集卷五十，頁二五，後面——二六，前面，答鄭仲禮：

……來喻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問來敬夫雖不以

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概似是。而其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

文集卷八，頁一二，前面——一三，前面，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

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己，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掎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日書。

文集卷八一，頁一三，前面——一四，前面，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覺，使其婿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如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黃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

益深信所疑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冗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爲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爲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問閱舊書，念言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語類卷六七，頁三一，後面，黃義剛錄：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卦變爲六十四，却是按古。如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僞爲之。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底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爲之跋。某嘗作一文字辯之矣。

語類卷六七，頁三三，後面，鄭可學錄：

關子明易，麻衣易，皆是僞書。麻衣易是南康士人作。今不必問其理，但看其言語，自非希夷作。其中有云：『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知心地如何馳騁？

語類卷六七，頁三三，後面，李閔祖錄：

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

語類卷六七，頁三四，前面，林恪錄：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作。某親見其人，甚稱此易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大略相類。及戴主簿死，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公所作也。

語類卷六七，頁三四，前面，不知何氏錄：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撰。麻衣，五代時人。五代時文字多繁絮，此易說只是今人文字，南軒跋不曾辨得。其書甚謬。李壽翁甚喜之，開板於太平州，周子中又開板於舒州。此文乃不啣喙底禪，不啣喙底修養法，不啣喙底

日時法。

語類卷六七，頁三四，前面——三五，前面，邵浩錄：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

（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

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己集中

說得分明。

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

某知南康時，尙見此人，已垂老，却

也讀書博記。

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冊子。

問是甚文字。渠云：『某有見

抄錄。』

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捉破。

又因問

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

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

可知矣。

仍是淺陋。

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

此是何等語！

他只見

南康有落星寺，便爲此說。若時復落一兩個，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

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遂卦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子：需卦畫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個人向而食之，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

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主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托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

書

語類卷七八，頁一，前面，楊道夫錄：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

（曰）也不可。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
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
五帝之

書古文，書序，書孔安國傳

文集卷三四，頁二二，前面，答呂伯恭：

……近看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亦殊覺費力耳。……

文集卷五一，頁十一，後面，答董叔重：

書序恐只是經師所作。然亦無證可考。但決非夫子之言耳……

文集卷五四，頁三前後，面，答孫季和：

……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紉？不能無可疑處，只

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

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

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據又是一種功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

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

相似。所書孔臧不爲宰相而禮似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

則考之不精，甚矣！

文集卷五七，頁九，後面，答李堯卿：

……康誥，小序以爲成王封康叔之書。

寡兄，又多述文王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

今考其詞，謂康叔爲弟，而自稱計乃是武王時書，而序者失之。

……

文集卷五七，頁三十，後面，答陳安卿：

（安卿問：）『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語。而或問中曰

武王，何也？

此書序之誤，五峯先生嘗言之。舊有一段辨此，後以非所急而去之。

但看此與酒誥兩篇，只說文王而不及武王，又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武王自稱，猶今人云劣兄，則可見矣。『周公初基』一節，是錯簡。

文集卷六五，頁一，後面——二，前面，尙書：

（孔安國書序：）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

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

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

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知春秋時，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

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文集卷六五，頁三，後面，尙書：

（孔安國書序：）

……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

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今按此百篇之序，出孔氏壁中。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子纂書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然以今考之，其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亦無所發明。其間，如康誥酒誥梓材之屬，則與經文又有自相戾者。其於已亡之篇，則伊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然相承已久，今亦未敢輕議。且據安國此序，復合爲一，以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

……

《文集卷六五，頁後三，尚書孔安國序注：

……今按此序不類西漢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所據，未敢必也。以其所序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細考焉。

《文集卷六五，頁後四，尚書孔穎達疏注：

今按漢書所引秦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舉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即伏生口傳而晁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書，是張霸所僞作者矣。

文集卷六五，頁四，後面——五，前面，尙書序說：

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學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

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辨者云。

文集卷七一，頁一八，前面，記尚書三義：

『槩』本木名，而借爲『匪』字。顏師古註漢書云：『槩，古匪字，通用』是也。『人畏匪忱』猶曰天難謀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嘗疑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只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獨疑之。本敢必其然也，姑臧其說以俟知者。

文集卷八二，頁二十，後面——二，後面，書臨漳所刊四經後——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

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並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或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

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文集卷八六，頁十前後面，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秦火，燬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淆亂。遙遙千載，莫覺莫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詩書，

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爲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

別集卷三，頁十，後面——十，一前面，（與）孫季和：

……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爲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爲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頗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命孔氏書也。雖其詞龐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漢書：禮書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

是此類。若便斷爲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

《別集卷五，頁九，前面，（與）劉德脩：

……嘗患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爲尤甚。頃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便人不爲帶行。今內一通，幸爲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

語類卷七八，頁一，後面——二，前面，萬人傑錄：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秦誓，武成，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

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語類卷七八，頁二，前面，沈倫錄：

伏生書多艱澁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

語類卷七八，頁二，前後面，余大雅錄：

問：『林少穎說解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

（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

一字？
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語類卷七八，頁二，後面，黃督錄：

伯豐再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

（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晁錯以伏生不會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

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筒說話，難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語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問命之屬，或出

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

語類卷七八，頁三，後面黃芻錄：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

（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爲伏生是濟南人，墨錯却潁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胤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秦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着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

是未易理會。

語類卷七八，頁四，前面，黃義剛錄：

……大概伏生所傳許多，皆齜牙難曉。

分明底，他又却不會記得？

知怎生地……

語類卷七八，頁八，前後面，黃義剛錄：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

小序斷不是孔子做。

語類卷七八，頁八，後面，不知何氏錄：

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却是麤枝大葉。

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

陳同父亦如此說。

語類卷七八，頁八，後面，沈僊錄：

尚書注井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

語類卷七八，頁八，後面，黃卓錄：

尚書決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麤處，決不如此困善也。如書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漢人文章也。

語類卷七八，頁八，後面，輔廣錄：

同。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
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爲。

語類卷七八，頁九，前面，包揚錄：

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軟郎當地。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僞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

語類卷七八，頁九，前面，吳必大錄：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

語類卷七八，頁九，前面，黃義剛錄：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

語類卷七八，頁九，前面，湯詠錄：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語類卷七八，頁九，前後面，余大雅錄：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

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

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

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止；今卻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

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
況孔書于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語類卷七八，頁九，後面，林鑿孫錄：

尚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齷齪人。

語類七八頁九後面，輔廣錄：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

語類卷七八頁九後面，呂齋錄：

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經序亂道，那時也有了。

語類卷七八頁九後面，不知何氏錄：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

語類卷七八，頁十，前面，李壯祖錄：

徐彥章問：『先生郤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問耶？』

（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爲成王時乎。此豈可信……

語類卷七八，頁十二，後面，不知何氏錄：

問：『序云「聰明文思」，經作「欽明文思」，如何？』

（曰）小序不可信。

問：『恐是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

字否？

（曰）然。

語類卷七九，頁六，後面——二九，前面，葉賀孫錄：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

反風，禾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啓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

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

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

此，他曉得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

萬民因其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

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惟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人之文，如何出

於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

語類卷七九，頁三一，前後面，黃義剛錄：

……某嘗疑書注非孔安國作。蓋此傳不應是東晉方出。其文又皆不甚好，不似西漢時文。

語類卷八十，頁十一，後面，周謨錄：

……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爲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口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語類一二五頁七，前面，葉賀孫錄：

……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粗豪。也不似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

書解義

語類卷七八，頁十一，前面，董銖錄：

……銖因問：「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荆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所作。果否？」

(曰) 或者說如此。但其家子孫自認是它作。張綱後來作參政，不知自認與否。

尙書全解

語類卷七八，頁十一，後面，不知何氏錄：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惠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常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書集解（？林之奇著）

語類卷七八，頁十二，前面，曾祖道錄：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語以後，非他所解。

詩

語類卷八十，頁一，後面，葉賀孫錄：

問刪詩。

（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個，存這個？

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

詩序

文集卷三四，頁四，後面，答呂伯恭：

……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

比亦得間刊定，大抵

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

去年略脩舊說，訂正

爲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

文集卷四八，頁二，前面，答呂子約：

……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本寄。

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

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謂變風『止乎禮義』，其失甚明。但若

只以小序論之，則未見其失耳。……

文集卷五五，頁二八，前面，答熊夢兆：

（夢兆問：）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

樂不至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說，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

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文集卷八二，頁二一，後面——二二，前面，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詩：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

爲訓詁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

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存，至毛公乃

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語類卷八十，頁二，後面，金去僞錄：

……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語類卷八十，頁三，後面，——四，後面，余大雅錄：

……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

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賴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

（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頗多世儒之誤，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

王曰：「他要存戒。」

(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爲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爲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力惡鄭聲也。其東門却是個識道理底人做。

語類卷八十，頁七，後面，東方子錄：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

語類卷八十，頁七，後面，——八，前面，舒高錄：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看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

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

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個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沒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個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蔡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個只似而今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享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

（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天法，不誅其人事。」

語類卷八十，頁八，後面——九，後面，楊道夫錄：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個說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

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詞。如是者有十數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且相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叟，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爲樂爾，——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爲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芣則天子所以答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註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

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爲懽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爲尤甚。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今序篇皆失之……

語類卷八十，頁十，前面，陳文蔚錄：

王德修曰：『云經，惟詩最分明。』

（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

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過後面，自作一處。

語類卷八十，頁十，前面，邵浩錄：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

語類卷八十，頁十，後面，不知何氏錄：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

者。

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

厚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序得却如此。

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

語類卷八十，頁十，後面，鄭可學錄：

小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鎬』之言，便以爲『君子思古之武下』。似此類甚多。

語類卷八十，頁十，後面——十一，後面，周謨錄：

（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句，便以爲德廣所及。方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

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爲「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論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勸勞」爲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天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繇民」爲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爲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傳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浮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同爲狡童，豈詩人

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闕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
然。甫田諸篇，幾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
可勝說。

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有解說不通，多爲飾辭
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

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

語類卷八十，頁十一，後面——十三，後面，葉賀孫錄：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
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
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

了。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

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威儀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首。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首意也。

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實，只說謹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誇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

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發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亦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

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答，行葦與既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爲唱答。唐乃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尙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個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

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

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

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

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會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

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

着地，如何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

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

東萊詩記却編得子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此；如

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

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

『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語類卷八十，頁十三，後面——十四，後面，黃卓錄：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占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有，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爲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詩，却以爲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因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爲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者，則但言『刺時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

廣矣，其言已分曉。但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數語却好。

（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個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個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遑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詩，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

（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聲。」
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

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
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爲之以自警。又有稱「小子」之

語類卷八十，頁十四，後面余大雅錄：

問：「詩傳盡撤去小序，何也？」

（口）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諛號不美者，揆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因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個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

得是蔡仲? 某由此見得小序大致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舊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必要指實，得其人姓名? 於看詩有何益也?

語類卷八十，頁十四，後面——十五，前面，李輝錄：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

(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解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言之，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

語類卷八十，頁二六，後面——二七，前面，黃醫錄：

……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諛之美惡，有得惡諛，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爲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煨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諛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栢舟一詩硬差派爲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厲內無立曰信』，衛門之詩，便以『譏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寒裳詩中，『子惠思我，寒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

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

語類卷八一，頁六，後面，錢木之錄：

器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

（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

語類卷八一，頁一二，前面，邵浩錄：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爲「狡童」？况忽之所爲，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語類卷八一，頁又一二，前後面，黃卓錄：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

（曰）若以當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爲言亦不爲重。蓋民之於君，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鄉聲淫」者，蓋鄉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

語類卷八一，頁一六，前面，潘時舉錄：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是周公作矣。』

（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

語類卷八一，頁二七，前面，黃僭錄：

問：『棧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

（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前後數詩同爲稱揚之辭，作序者爲見棧樸近個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

只是起興，何與「潤及草木」？「以祈黃耆」是願頌之詞，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說是乞言。

語類卷八一，頁二七，前面，黃醫錄：

械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美之意。

語類卷八一，頁三二，後面，邵浩錄：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

伯恭却謂國語非是。

語類卷八一，頁三二，後面——三三，前面，黃營錄：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時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索體。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著，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史記考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事厲王。』若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耄』，可以爲據。又如『謹爾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侯之國度耳。『日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

諷誦以警己耳。 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體自指耳。

語類卷八一，頁一二，前面——又一二，前面，吳琮錄：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

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況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

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

者，特取其可以爲後戒耳。』琮謂，鄉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

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

（曰：）如何見得？

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它人之義也；

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爲憂忽之辭，則「彼狡童兮」自應別有所指矣。」

(曰)却是誰?

曰：「必是當時擅命之臣。」

(曰)「不與我言兮」却是如何?

曰：「如祭仲賣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 琮因是以求碩

鼠之義，烏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

(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悞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 若是狡童，自

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

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于祭仲共叔段甚事? 如

蹇裳，自是男女相答之辭，却于忽與突爭國甚事? 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

指是何人矣。不特鄴風，詩序大率皆然。

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

（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漢廣之詩，寧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尙自不妨；却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

又問：「大序如何？」

（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于國史甚事……

語類卷八，頁又一二，後面——一三，前面，葉賀孫錄：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

（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仇，故發爲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纔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爲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鄭忽深文詆斥，得可畏。

語類一二五，頁一六，前面，不知何氏錄：

……又詩序是衛宏作。好事者附會，以爲出聖人。其詩章多是牽合，須細考可也。……

詩傳遺說卷二，頁四，前後面，吳必大錄：

……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可疑。其餘小序，尤不可信，多取春秋中惡諛之君以繫之。如『傾覆社稷曰頃』，故序柏舟，硬差排爲衛頃公之詩。『小心畏忌曰倍』，故序芄蘭爲譏倍公，而無立志之詩。至如鄭風中刺詩，皆繫之忽。如忽者，謂之迂繆，則可，謂之狡，則不可。若是狡時，必就齊昏爲援，必能制祭仲之徒。作詩序者，正如山東學究，見識卑陋而胡說。伯恭只知黨序，百般將忽來煅鍊。忽在生時被人驅逐如此，死後又被幾個秀才百般治他，誠是可憐。子衿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蹇詩中『狂童』之辭，是甚意思？作序者但見子太叔嘗賦此詩，韓宣子曰：『起在此，敢勞子至他人乎？』便以爲『思大國之正己』，不知古人賦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小序中，如此等處極好笑。……

詩傳遺說卷二，頁一二，後面，周謨錄：

詩小序或是後漢衛宏作。

大序亦不是子夏作，煞有礙義理誤人處。

詩傳遺說卷二，頁一三，後面，蔡念成述李燔所聞：

徐昭然問：『先生去詩序，似使學者難曉。』

（曰）正爲有序，則反糊塗。蓋小序，後人揣料，有不是處多。如今之

杜詩之類，本是雪，却題作月詩，後人不知，亦強要把做月詩解了，故大害事。

詩傳遺說卷二，頁二一，前面，至二二，前面，葉賀孫錄：

熹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閒只要說得

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人多是如此。看呂子約得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取來看，都只是說得序通。熹意閒，非獨將序下文字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熹看來，大段有不是處。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德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說『賓之初筵，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于國曰：羣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詩之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攷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爲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意，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只緣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煞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序，自見得是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道

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這那裏見得？且如卷阿是說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中間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

問曰：『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

（曰）怕不會刪去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只是不消看序，看正文自見得。

禮運

文集卷三三，頁十二，後面，答呂伯恭：

……禮運以五帝之世爲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爲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

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爲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高明復以爲如何？因便附問，草草。

語類卷八七，頁十五，前面，鄭可學錄：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

（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

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保傅

朱熹辨僞書語 保傅

語類卷八八，頁一，後面，黃義剛錄：

安卿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

之。

（曰：）保傳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爲亦有孝昭冠辭。

春秋

語類卷八三，頁三二，後面，湯詠錄：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

春秋左氏傳

語類卷八三，頁四，前後面，葉賀孫錄：

……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史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處，又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籍田等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語類卷八三，頁七，後面，葉賀孫錄：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左傳『君子曰』最無

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

語類卷八三，頁八，後面，黃營錄：

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

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語類卷八三，頁十，前面，鄭可學錄：

春秋難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或以『左丘明恥之』是姓左丘；左氏

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

語類一二二，頁四，前面，錢木之錄：

……木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

(曰) 且看他記載事迹處……

又問：『所載之事，實否？』

(曰) 也未必一一實。

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

(曰) 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

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

(曰) 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

語類一二五，頁七，前面，葉賀孫錄：

……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默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

春秋繁露

語類卷八三，頁三一，後面，徐寓錄：

……問：『春秋繁露如何？』

（曰）尤延之以此書爲僞。某看來，不是董子書。……

孝經

文集卷六六，頁一，前面——八，後面，孝經刊誤（原標題下，有註「古今文有不同者，別見考異：」）

（孝經：）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

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

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口：「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知其非；甚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右。

（孝經：）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市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產曰：『夫禮，天

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口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

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爲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後不言合刪改者，故此。

（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矜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爲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復，不當通爲一章。此

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爲一章，可也。

（孝經：）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爲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

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難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孝經：）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孝經：）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

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孝經：）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

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

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孝經：）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

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十二章。」

（孝經：）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爲一九章』。

（孝經：）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爲十章』。

（孝經：）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

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故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

（孝經：）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忠於事君」之意，當爲傳之九章，或云：「宜爲十一章」，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今並存之。

(孝經：)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簞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

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非親』之傳，願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斌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中，似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故記於此云。

別集卷三，頁二，前面（與）程沙隨可久：

……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

呈也。……

語類卷八二，頁一，前後面，輔廣錄：

問：『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爲理會過？』

（曰：）此亦難說。據此書，只是前面一段是當時曾子問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

問：『如「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此。』

（曰：）此兩句固好。如下面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則豈不害理？儻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盡孝道也。豈不啓人僭亂之心？其中煞有左傳及國語中言語。

或問：『莫是左氏引孝經中言語否？』

（曰：）不然。其言在左氏傳國語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經中却不成文理。見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

語類卷八二，頁一，後面——二，前面，黃營錄：

古文孝經亦有可疑處。自天子章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與曾子說底通爲一段。只逐章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一段文義都活。自此後，却似不曉事人寫出來，多是左傳中語。如『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季文子

之辭；却云『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不知論孝，却得箇甚底？——全無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只是雜史傳中胡亂寫出來，全無義理，疑是戰國時人闕湊出者。

（又曰）胡氏疑是樂正子春所作。子春自細膩，却不如說。

語類卷八二，頁二，前面，林賜錄：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著，但說得孝之效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豈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語類卷八二，頁二，後面，輔廣錄：

問：「向見先生說，『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此而後可以爲孝，豈不啓人僭亂之心。」而中庸

說舜武王之孝，亦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言之，如何？」

（曰）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汎言人之孝而必以此爲說，則不可。

語類卷八二，頁二，後面，——三，前面，葉賀孫錄：

器之問：「嚴父配天。」

曰：「嚴父」只是周公於文王如此稱。纔是成王，便是祖。此等處，儘有理會不得處。大約，必是郊時是后稷配天，明堂則以文王配帝。孝

經亦是湊合之書，不可盡信；但以義起，亦是如此。

（因說）孝經只有前一段。後皆云廣至德，廣要道，都是湊合來演說前意。但其文多不全，只是諫諍，五刑，喪親三篇稍是全文。如配天等說，亦不是聖人說孝來歷；豈有人人皆可以配天？豈有必配天，斯可以爲孝？如禮記，煞有好處，可附於孝經。

賀孫問：「恐後人湊合成孝時，亦未必見禮記。如曲禮少

儀之類，猶是說禮節；若祭義後面許多說孝處，說得極好，豈不可爲孝經？」

（曰）然。今看孝經中，有得一段似這箇否？

中庸義

語類卷六二，頁六，後面，楊方錄：

向見劉致中說，今世傳明道中庸義，是與叔初本，後爲博士，演爲講義。
（先生又云：）尙恐今解是初著，後按其要爲解也。

語類卷九七，頁十五，後面——十六，前面，楊道夫錄：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
（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讀「非明道不能爲此。」
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婿也，翁移書曰：「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
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
曰：「以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

近日陸子靜力主以爲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某爭。某所聞慕的，自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仁勇之類，却是道得著；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

論語十說

語類卷一九，頁一五，後面，楊方錄：

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爲定夫作者，非也……

孟子疏

語類卷一九，頁一六，前面，滕璘錄：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當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尙論語孝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

通鑑節要

語類卷一三四，頁三，後面，楊方錄：

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溫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溫公節也。」

語類卷一三四，頁三，後面，不知何氏錄：

溫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乃僞本。序亦僞作。

世本

文集六四，頁一二，前後面，答鞏仲至：

……世本，舊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尙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託，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

東坡事實

文集卷八四，頁二七，後面——二八，前面，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章國華過予山間，出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
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僞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
用杜詩成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
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况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唯
其虛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予言求之，雖以讀三百篇，可也。朱熹仲
晦書。

指掌圖

語類卷一三八，頁二，後面，不知何氏錄：

指掌圖非東坡所爲。

孔叢子

文集卷五一，頁二一，後面，答董叔重：

（叔重問：）

孟子集注序說言，史記言孟子「受業于思之門

人。」注云：「趙氏注及孔叢子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

銖謂，趙岐所注，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僞書，似不必引此書。如

何？

孔叢子雖僞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孰後。姑存，亦無害。

文集六三，頁三四，後面——三六，前面，答余正甫：

示喻編禮，並示其目，三復仰歎，不能已……其間只有一二小小疑處。恐所取太雜，其間雜有偽書，如孔叢子之類。……

……竊意一種繁冗破碎，如國語等及賈子篇之類，假託不真，如孔叢之類，今都且寫入類。將來却別作一外書以收之，庶幾稍有甄別，不至混亂……

語類卷八四，頁十一，前後面，葉賀孫錄：

……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語類卷一二五，頁三，後面，輔廣錄：

……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

（曰）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弱，都不似西京時文章。

語類 一二五頁四，後面，葉賀孫錄：

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

（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語類 一二五，頁七，前面，葉賀孫錄：

……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

蔡云：『恐是孔家子孫。』

（曰）也不見得。

語類卷一三七，頁一，前面，楊道夫錄：

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語類卷一三七，頁一，前面，不知何氏錄：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語類卷一三七，頁一，前面，包揚錄：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語！

中說

語類卷一三七，頁五，前後面，——頁六，前面，沈佃錄：

……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

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它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它之過，亦它有以啓之也。……

（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個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語類卷一三七，頁十七，後面——十八，前面，周謨錄：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

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鄒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如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它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欽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並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耳……

省心錄

語類卷一三八頁二，前面，不知何氏錄：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靜也。

握奇經

語類卷一二五頁前十六，不知何氏錄：

問：岳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

（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
正，却無許多繞崎。……
聖賢言語自平

管子

語類卷一三七，頁一，前面，黃營錄：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爲，全似曲禮。它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也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說，載之却詳。

語類卷一三七，頁一，前後而，不知何氏錄：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閑功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並附以它書。

潛虛

文集卷八一，頁十，後面——十一，後面，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紹興己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傑之禍，自信安來，客崇安，予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恙時爲子壻，逮聞文正公事爲多，時爲賓客道語，輿輿不厭。且多藏文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尙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蓋嘗以手藁屬景迂晁公補之，而晁謝不敢也。」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藏之。其後三十餘年，所見之本皆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爲恨。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異，以爲世界自有完書。

向疑炳文語或不可信。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贗本也。人問何以知之？予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象文象，玄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不知「也」字處末，則止字爲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偽書，而尚不知其體製，固爲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幾何而不遂至於僞真也耶？問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後，跋語之前，別有凡例二十八字，尤爲命圖之關紐。而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又足以見占法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論說，徒知以吉凶，臧否，爲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之又有所待而然也。因而以書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知炳文爲不妄。嘗欲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張氏印本，乃泉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舊書授學者，使以相參。凡非溫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

變百八十有八，解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闕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以考焉。是時又得溫公易說於炳文，盡隨卦六二之半，而其後亦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臈，溫公手摹適至，而興亡之故所存止此。後數年，予乃復得其全書，云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焉。始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爲真與僞也……

子華子

文集卷七十一，頁八，後面——十，前面，偶讀謾記：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傾蓋

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爲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託聲勢，眩惑世人，遂僞造此書以傅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木符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子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一，據三持七，一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

闕，亦仍割攷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云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辭，蕭璧等事，皆剽剗它書，博會爲說。其自叙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僞書也。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恠。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

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黃山谷帖

文集卷八二，頁二五，前面，跋黃山谷帖：

此朱希真書也。韓子蒼之誤，可耳。何斯舉親見前輩，亦誤，何耶？然

希真書自不凡，老筆尤放逸。此雖其少作，蓋亦可藏也。晦翁書。

琴志

續集卷七，頁三，後面，與劉平父：

琴志已領，看畢即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也。……

龍城雜記

語類卷一三八，頁二，前面，不知何氏錄：

柳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爲也。子厚敘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寫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

石林過庭錄

朱熹辨僞書語 琴志 龍城雜記 石林過庭錄

語類卷一二六頁三三，後面——三四，前面，黃義剛錄：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蜀本作「去」），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蜀本有「文集別本」四字）有跋此帖者（蜀本作「語」），乃僧與潘子真（潘潛，乃興嗣之子也）帖（蜀本云：「其所以載於山谷集者，以山谷載於山谷，而或以山谷帖也。」潛錄云：「其非與伊川明矣」）。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使。

談苑

文集卷八四，頁七，後面，——八，前面，跋孔毅夫談苑：

孔毅夫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藁。然多是抄取江鄰幾嘉祐雜誌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嘗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慶元丁巳八月，晦翁。

維摩詰經

《語類》卷一二六，頁二一，後面——二二，前面，吳必大錄：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楞嚴經

《語類》卷一二六，頁一八，後面，鄒可學錄：

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那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呢，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

語類卷一二六，頁三一，前後面，黃義剛錄：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

傳燈錄

語類卷一二六，頁二二，前面，黃義剛錄：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去，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陰符經

語類卷一二五，頁一六，前面，楊道夫錄：

陰符經恐皆唐李佺所爲。是他著意去做，學他古人。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

列子解

別集卷七，頁八，後面——九，前面，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固不足怪。跋語則出

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矣。豈其後人有惜是書而不忍棄者，託爲是語以重之歟？噫！是書則傳，而爲龜山之累也甚矣！向見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己酉夏，將樂鄧綸爲寫寄來，因得記其所疑於後。且細讀跋語中，用字下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文不類，其僞妄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三日，某書。

龍虎經

語類卷一二五，頁一四，前後面，黃義剛錄：

……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

（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

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爲，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誤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

語類一二五，頁一五，前面，沈僴錄：

……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爲好。及得觀之，不然。乃櫟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也。

語類卷一二五，頁一五，前面，黃卓錄：

……世有龍虎經，或以爲在參同契之先。嘗見季通說好。及觀之，不

然。盡是槩括參同契爲之。如說『二用』、『六虛』處，彼不知爲周易之『二用』、『六虛』，盡錯解了。遂分說云，有六樣虛。盡是亂說……

文集卷六一，頁三九，前面，答曾景建：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爲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踈脫。試考之，可見也……

呂祖謙集

語類一二二，頁六，後面，陸璘錄：

靜者。呂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父書，是傅夢泉子淵者；如罵曹立之書，是陸子其他僞者，想又多在。

皇宋文鑑

語類卷一二二，頁六，前面，不知何氏錄：

（伯恭文鑑，有正編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衆人以爲佳者；有其文雖不甚佳，而人賢名微，恐其泯沒，亦編其一二篇者；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已亡一例。後來爲人所譖，令崔大雅敦詩刪定。奏議多刪改之。如蜀人呂陶有一文，論制師服，此意甚佳。呂止收此一篇。崔云：陶多好文，何獨收此？遂去之，更參入他文。

編。

語類一二二，頁六，後面，不知何氏錄：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後修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

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

警世圖，競辰圖

語類卷一三八，頁二，後面，楊道夫錄：

警世競辰二圖，僞。

雜論（一）

朱熹辨僞書語 皇宋文鑑 警世圖 競辰圖 雜論一

語類卷一二九，頁十，前面，黃營錄：

阮逸撰元經，關朗易，李靖問對，見後山叢談。

語類卷一三八，頁一，後面，包揚錄：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僞書。

子明易皆逸所作。

逸，建陽人，文中子元經，關

雜論（二）

語類卷一三七，頁十八，前後面，周謨錄：

……今之僞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並麻衣道者易皆是僞書。

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紹韓所作。昨在南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

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

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並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也。（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伐紂，言詞不典，不知是其底齊東野人之語也。）

採引書版本

晦庵先生文集，續集，別集：四部叢刊影明本。

詩傳遺說：通志堂經解本。

朱子語類：應元書院本。